

青少年知识名著译丛

鲁宾孙漂流记

(上)

黄兵明 主编

北京银冠电子有限公司

目 录

《鲁宾孙飘流记(上)》	1
日 记	1 0 9
1659 年 9 月 30 日	1 0 9
10 月 1 日	1 0 9
10 月 20 日	1 1 1
10 月 25 日	1 1 1
10 月 26 日	1 1 1
26 日至 30 日	1 1 2
31 日早晨	1 1 2
11 月 1 日	1 1 3
11 月 2 日	1 1 3
11 月 3 日	1 1 3
11 月 4 日	1 1 4
11 月 5 日	1 1 4
11 月 6 日	1 1 5
11 月 7 日	1 1 5
11 月 13 日	1 1 6
11 月 14 日,15 日,16 日	1 1 6
11 月 17 日	1 1 7
11 月 18 日	1 1 7
11 月 23 日	1 1 9
12 月 10 日	1 2 0

12月11日.....	1 2 0
12月17日.....	1 2 1
12月20日.....	1 2 1
12月24日.....	1 2 1
12月25日.....	1 2 1
12月26日.....	1 2 2
12月27日.....	1 2 2
12月28日,29,30日.....	1 2 3
1月1日.....	1 2 3
1月2日.....	1 2 3
1月3日.....	1 2 4
4月16日.....	1 3 0
4月22日.....	1 3 5
4月28日,29日.....	1 3 6
4月30日.....	1 3 6
5月1日.....	1 3 6
5月3日.....	1 3 8
5月4日.....	1 3 8
5月5日.....	1 3 9
5月6日.....	1 3 9
5月7日.....	1 3 9
5月8日.....	1 4 0
5月9日.....	1 4 0
5月10日,11日,12日,13日,14日.....	1 4 0
5月15日.....	1 4 1
5月16日.....	1 4 1

5月17日.....	1 4 1
5月24日.....	1 4 2
6月16日.....	1 4 2
6月17日.....	1 4 3
6月18日.....	1 4 3
6月19日.....	1 4 4
6月20日.....	1 4 4
6月21日.....	1 4 4
6月22日.....	1 4 4
6月23日.....	1 4 5
6月24日.....	1 4 5
6月25日.....	1 4 5
6月26日.....	1 4 5
6月27日.....	1 4 6
6月28日.....	1 5 3
30日.....	1 5 9
7月2日.....	1 6 0
7月3日.....	1 6 0
7月4日.....	1 6 1
7月15日.....	1 6 5
从8月14日到26日.....	1 7 2
9月13日.....	1 7 3

《鲁宾孙漂流记(上)》

〔英〕笛 福 著

1862年,我出生在约克市一个上流社会的家庭.不是本地人.父亲是德国不来梅市人.他移居英国后,先住在赫尔市,经商发家后就歇了生意,最后搬到约克市定居,并在那儿娶了我母亲.母亲娘家姓鲁宾孙,是当地的名门望族,因而给我取名叫鲁宾孙.克鲁伊茨内.由于英国人一读"克鲁伊茨内"这个德国姓,发音就走调,而大家就叫我们"克鲁索",以致连我们自己也这么叫,这么写了.所以,我的朋友们都叫我克鲁索.

我有两个哥哥.大哥是驻佛兰德的英国步兵团中校.闻名的洛克哈特上校曾带领过这支部队.大哥是在敦刻尔克附近与西班牙人作战时阵亡的.至于二哥

的下落,我至今一无所知,就像我父母对我后来的境况也全然不知一样。

我是家里的小儿子,因此父母亲没让我学谋生的手艺,从小喜欢胡思乱想,一心想出洋远游。当时,我父亲年岁已高,但他还是让我接受了相当不错的教育。他曾送我去寄宿学校就读,还让我在免费学校接受乡村义务教育,一心想要我将来学法律。但我对这一切都不感兴趣,只是想航海。我完全不顾父愿,甚至违抗父命,也全然不听母亲的恳求和朋友们的劝告。我的这种天性,似乎由此而注定了我未来不幸的命运。

我父亲头脑聪明,为人慎重。他预料到我的意图必然会给我带来不幸,就时常严肃开导我,并给了我不少有益的忠告。一天早晨,他把我叫进他的卧室;因为,那时正好他痛风病发作,行动不便。他十分恳切地对我规劝了一番。他问我,除了我自己漫游四海的癖好外,究竟有什么理由要离弃父母,背井离乡呢?在家乡,我可以经人引荐,在社会上立身。我如果自己勤奋

努力,将来完全可以发家致富,过上安逸快活的日子。他对我说,一般出洋冒险的人,不是穷得一文不名,就是妄想暴富;他们野心勃勃,想以非凡的事业扬名于世。但对我来说,这样做既不值得,也没必要。就我的社会地位而言,正好处于两者之间,即一般人所说的中间地位。从他长期的经验判断,这种中间地位是世界上最好的阶层,也最能使人幸福。他们既不必像下层大众那样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而生活依旧无着;也不会像那些上层人物因骄奢淫逸、野心勃勃和相互倾轧而弄得心力交瘁。他说,我自己可以从许多事实中认识到,确实中间地位的生活幸福无比;这就是,人人羡慕这种地位,许多帝王都感叹其高贵的出身给他们带来的不幸后果,恨不得自己出生于贫贱与高贵之间的中间阶层。明智的人也证明,这个阶层的人能获得真正的幸福。《圣经》中的智者也曾祈祷:"使我既不贫穷,也不富裕。"

他常提醒我,只要用心观察,就能发现上层社会

和下层社会的人大多都多灾多难，唯中间阶层灾祸最少。中间阶层的生活，不会像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人那样盛衰荣辱，瞬息万变。而且，中间地位不会像阔佬那样挥霍无度，腐化堕落而弄得身心俱病；也不会像穷人那样终日操劳，缺吃少穿而搞得憔悴不堪。唯有中间地位的人可享尽人间的幸福和快乐。中等人常年过着安定富足的生活。适可而止，中庸克己，健康安宁，交友娱乐，生活中的种种乐趣，都是中等人的福份。这种生活方式，使人平静安乐，悠然自得地过完一辈子，不必受劳心劳力之苦。他们既不必为每日生计四处奔波，或为窘境所迫，以至伤身劳神；也不必因妒火攻心，或利欲薰心而狂躁不安。中间阶层的人可以平静度过一生，尽情地品味人生的甜美，没有任何艰难困苦；他们感到幸福，并随着时间的过去，会更深刻地体会到这种幸福。

接着，他态度诚挚，充满慈爱地劝我不要孩子气，不要急于自讨苦吃；因为，不论从人之常情来说，还是

从我的家庭出身而言,都不会让我吃苦.他说,我不必去为天天生计去操劳,他会为我作好一切安排,并将尽力让我过上前面所说的中间阶层的生活.如果我不能在世上过上安逸幸福的生活,那就完全是我的命运或我自己的过错所致,而他已尽到自己的责任了.因为他看到我将要采取的行动必然会给我自己带来苦难,因此向我提出了忠告.总而言之,他答应,如果我听他的话,安心留在家里,他一定尽力为我安排一切.他从不同意我离乡远游.我如果将来遭遇到什么不幸,那就不要怪他.谈话结束时,他又说,我应以大哥为前车之鉴.他也曾经同样恳切地劝过大哥不要去佛兰德打仗,但大哥没听从他的劝告.那时他年轻气盛,血气方刚,一心要去部队服役,结果在战场上丧了性命.他还对我说,他当然会永远为我祈祷,但我如果执意采取这种愚蠢的行动.那么,他敢说,上帝一定不会保佑我.将来我呼援无门时,我会后悔自己没有听从他的忠告.

事后想起来, 父亲最后这几句话, 成了我后来遭遇的预言; 当然我相信父亲自己当时也未必意识到有这种先见之明. 我注意到, 当时我父亲说这些话的时候, 老泪纵横, 尤其是他讲到我大哥陈尸战场, 讲到我将来呼援无门而后悔时, 更是悲不自胜, 以致只得中断了他的谈话. 最后, 他对我说, 他忧心如焚, 话再也说不下去了.

当时这次谈话使我深受感动. 真的, 谁听了这样的话会无动于衷呢? 我决心不再想出洋的事了, 而是听从父亲的意愿, 安心留在家里. 可是, 只过了几天, 我就把自己的决心丢到九霄云外去了. 简单地说, 为了不让我父亲再烦我, 在那次谈话后的好几个星期里, 我一直躲开他. 但是, 我并不仓促行事, 不像以前那样头脑发热想干就干, 而是等我母亲心情较好的时候去找了她. 我对她说, 我一心想到外面去见见世面, 我除此之外什么事也不想干. 最好父亲能答应我, 免得逼我私自出走. 我说, 我已经都十八岁了, 无论是去当学

徒，或是去做律师的助手都太晚了。而且，还绝对相信，即使自己去当学徒或做助手，也必定不等满师就会从师傅那儿逃出去航海了。如果她能去父亲那儿为我说情，让他答应我乘船出洋一次的话我回家后觉得自己并不喜欢航海，那我就会努力加倍地弥补我所浪费的时间。

我母亲听了我的话就大发脾气。她对我说，让她去对父亲说这种事毫无用处。父亲非常清楚这事对我利害攸关，决不会答应我去做任何伤害自己的事情。她还说，父亲和我的谈话是那样语重心长。谆谆善诱，而我竟然还想离家远游，这实让她难以理解。她说，总而言之，如果我执意要自寻绝路，那谁也不会来帮助我。她要我相信，无论母亲，或父亲，都不会同意我出洋远航的，所以我如果自取灭亡，与她也无关，免得我日后说，当时我父亲是不同意的，但我母亲却同意了。

尽管我母亲拒绝了我的请求，并表示不愿意向父亲转达我的话，但事后我听说，她还是把我们的谈话

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父亲。父亲听了深感忧虑。他对母亲叹息说，要是这孩子能留在家里，也许会很幸福；但如果他要到海外去的话，就会成为世界上最不幸的人，因此，说什么他也不能同意我出去。

事过了一年光景，我终于离家出走了，而在这一年里，尽管家里人多次建议我去干点正事，但我就是顽固不化，一概不听，反而老是与父母亲纠缠，要他们不要那样反对自己孩子的心愿。有一天，我偶然来到赫尔市。当时，我还没有私自出走的念头。但在那里，我碰到了—个朋友。他说他将乘他父亲的船去伦敦，并怂恿我与他们一起去。他用水手们常用的诱人航海的办法对我说，我不必付船费。这时，我既不同父母商量，也不给他们捎个话，我想我走了以后他们迟早会听到消息的。同时，我既不向上帝祈祷，也没有要父亲为我祝福，甚至都不考虑当时的情况和将来的后果，就登上了一艘开往伦敦的船。时间是一六五—年九月—日。谁知道这是一个恶时辰啊！我相信，没有一个外

出冒险的年轻人会像我这样一出门就倒霉，一倒霉就这么久久难以摆脱。我们的船一驶出恒比尔河就刮起了大风，风助浪势，煞是吓人。因为我第一次出海，人感到难过得要命，心里又怕得要死。这时，我开始对我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了。我这个不孝之子，背弃父母，不尽天职，老天就这么快惩罚我了，真是天公地道。这时，我父母的忠告，父亲的眼泪和母亲的乞求，都涌进了我的脑海。我良心终究尚未丧尽，不禁谴责起自己来：我不应该不听别人的忠告，背弃对上帝和父亲的天职。

这时风暴越刮越猛，海面汹涌澎湃，波浪滔天。我以前从未见过这种情景。但比起我后来多次见到过的咆哮的大海，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；就是与我过几天后见到的情景，也不能相比。可是，在当时，对我这个初次航海的年轻人来说，足已令我胆颤心惊了，因为我对航海的事一无所知。我感到，海浪随时会将我们吞没。每次我们的船跌入浪涡时，我想我们会随时倾

覆沉入海底再也浮不起来了。在这种惶恐不安的心情下，我一次又一次地发誓，下了无数次决心，说如果上帝在这次航行中留我一命，只要让我双脚一踏上陆地，我就马上回到我父亲身边，今生今世再也不乘船出海了。我将听从父亲的劝告，再也不自寻烦恼了。同时，我也醒悟到，我父亲关于中间阶层生活的看法，确实句句在理。就拿我父亲来说吧，他一生平安舒适，既没有遇到过海上的狂风恶浪，也没有遭到过陆上的艰难困苦。我决心，我要像一个真正回头的浪子，回到家里，回到我父亲的身边。

这些明智而清醒的思想，在暴风雨肆虐期间，乃至停止后的短时间内，一直在我脑子里盘旋。到了第二天，暴风雨过去了，海面平静多了，我对海上生活开始有点习惯了。但我整天仍是愁眉苦脸的；再加上有些晕船，更是打不起精神来。到了傍晚，天气完全晴了，风也完全停了，继之而来的是一个美丽可爱的黄昏。当晚和第二天清晨天气晴朗，落日和日出显得异常清

丽。此时，阳光照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，令人心旷神怡。那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美景。

那天晚上我睡得很香，所以第二天也不再晕船了，精神也为之一爽。望着前天还奔腾咆哮的大海，一下子竟这么平静柔和，真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议。那位引诱我上船的朋友唯恐我真的下定决心不再航海，就过来看我。“喂，鲍勃，”他拍拍我的肩膀说，“你现在觉得怎样？我说，那天晚上吹起一点微风，一定把你吓坏了吧？”“你说那是一点微风？”我说，“那是一场可怕的风暴啊！”“风暴？你这傻瓜，”他回答说，“你把那也叫风暴？那算得了什么！只要船稳固，海面宽阔，像这样的一点风我们根本不放在眼里。当然，你初次出海，也难怪你，鲍勃。来吧，我们弄碗甜酒喝喝，把那些事统统忘掉吧！你看，天气多好啊！”我不想详细叙述这段伤心事。简单一句话，我们循一般水手的生活方式，调制了甜酒，我被灌得大醉。那天晚上，我尽情喝酒取闹，把对自己过去行为的忏悔与反省，以及对未来下的决

心，统统丢到九霄云外。简言之，风暴一过，大海又平静如镜，随之我头脑里纷乱的思绪一扫而光，怕被大海吞没的恐惧也消失殆尽，我热衷航海的愿望又重涌上心头。我把自己在危难时下的决心和发的誓言一概丢之脑后。有时，我也发现，忏悔和决心不时地会回到脑海里来。但我却竭力摆脱它们，并使自己振作起来，就好像自己要从某种坏情绪中振作起来似的。因此，我就跟水手们一起照旧喝酒胡闹。不久，我就控制了自己的冲动，不让那些一本正经的念头死灰复燃。没到五六天，我就像那些想摆脱良心谴责的年轻人那样，完全战胜了良心。为此，我必定会遭到新的灾难。上帝见我不想悔改，就决定毫不宽恕地惩罚我，并且，这完全是我自作自受，不能怪别人。既然我自己不把平安渡过第一次灾难看作是上帝对我的拯救，那么，下一次大祸临头就会变本加厉；那时，就连船上那些最凶残阴险、最胆大包天的水手，也要害怕，并且也要求饶。

出海的第六天，我们到达了雅茅斯锚地。在大风暴雨之后，我们的船没有走多少路，因为尽管天气晴朗，但一直刮着逆风，因此，我们被迫在这海中停泊处抛锚。逆风吹了七八天，风是从西南方向吹来的。在此期间，许多从纽卡斯尔来的船只也都来到这一开放锚地停泊，因为这儿是海上来往必经的港口，船只都是在这儿等候顺风，好驶入耶尔河。

我们本来不应该在此停泊太久，而是应该趁着潮水驶入河口。无奈风刮得太紧，而停了四五天之后，风势更猛。但这块锚地素来被认为是优良港湾，加上我们的锚十分牢固，船上的锚索、轳轳、缆篷等一应设备都十分结实，因此水手们对大风都满不在乎，而且一点也不害怕，照旧按他们的生活方式休息作乐。到第八天早晨，骤然风势变大。于是全体船员都动员起来，一齐动手落下了中帆，并且把船上的一切物件都安顿好，使船能顶住狂风，安然停泊。到了中午，大海卷起了狂澜。我们的船头好几次钻到水中，打进了很多水。